# 南豐全集錄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序

後學儲欣

按曾子固先生文曰元豐類藁者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見於弟肇行狀及神道碑章章矣今世流傳止五十卷豈其有遺逸與抑會萃原編卷約而文自備與余既卒業計所繕錄如干篇而爲之序曰世謂曾文開濂洛之先或又謂其開南宋文迂冗之弊斯二說皆非也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

其真蓋文章流弊凡由不善學者致然非作者之過而自子雲後昌黎韓氏復言聖人之道嗣是豪傑之士相與探原於六經積思於孔孟流覽於百氏而著見於文章甚衆矣先後接迹何獨南豐吾故曰斯二說皆非也予惟先生擁萬卷書過目成誦然猶貪多務得俯拾仰取故其文沈雄典博郁郁乎西京之遺其至者固已發皇俊偉崒然聳制作於賈太傅劉校

尉韓吏部之間餘亦稱引故實無失體裁雖非其至
然不可廢也學者於其至而深探之非其至者亦時
觀而有得焉庶乎善取益者矣

# 宋史南豐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幼警敏能文甫冠名聞四方登嘉祐二年進士第歷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知齊襄洪三州皆有異政加直龍圖閣知福州福無職田歲鬻園蔬自入常三四十萬鞏謂太守不宜與民爭利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鞏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留判三班院疏議經費以節用爲理財之要帝稱善帝欲合累朝國史爲一書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尋掌延安郡王

戔奏居母憂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時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

宋曾南豐先生全集錄目次

論原第九卷

唐論

爲人後議

公族議

講官議

救灾議

狀原第十卷

進太祖皇帝總序并進狀

序 原第十一卷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南齊書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序　原第十三卷

序越州鑑湖圖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齊州雜詩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趙宏序

#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叅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蔣錫震豈潛

沈鳳觀德暉　仝校

論原第九卷

##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以至于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于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

已意非倣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倣于三代漢之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虚名職無廢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

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

已下大發○感慨

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于湯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

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較唐太宗之得失而嘆三代以後人生不復遇極治之時雖然自漢而來井田不可復畫封建不可復行先王所爲禮樂之具不可復講信如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有治天下之效雖法不古若亦所謂千載一時也說到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不可以得志于太宗之時爲慨然太息者久之

##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諸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絶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尤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

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于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于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退于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

揭

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于禮也禮爲人

辨○此段尤足以助歐陽

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者也使于其父母服則爲已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于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

之儀

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于今著于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

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絶尊尊也人子之于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絶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欲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

前按情據理又引經而議每段輒結猶兵家一役二役以及五六役迄至此束盡

此段辨惡其爲二之失

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于名者蓋生于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于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于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爲

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于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于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于經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于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于前世議論爲人

即大程具伯
父之說亦載
語未有

後者于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于前世議論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于經見于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于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

王遵岩曰禮之所謂皇考通稱之文不必入辨以其

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謬哉或謂爲人後者于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于正統懷二于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

無所事辨也愚按當日中書與廷臣所爭正在此二字以爲父沒之常稱一以爲尊崇之隆典似亦不可不辨

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于光武亦于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于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淸惠亭侯是又達于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于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于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于爲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達于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于爲

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于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殁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加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于禮矣夫考者父殁之稱然施于禮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册之文不立廟奉

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于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于曠日累時不知所决者蓋由不考于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于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詳核更參歐陽濮議觀之則中書之受誣益明○明世宗繼孝宗者也以非禮尊所生以所生褻列祖戮逐天下士大夫以恣其欲爲雖朝署一空弗顧也凡此皆小人張璁所逢長而茅鹿門文鈔尚稱道之然則尊祖敬宗之義至明而絕矣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葢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于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四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葢兄弟之國者十有

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

本例

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于宗廟

比例

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于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于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于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于常見議于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

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愛重于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于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于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于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隸叔向亦

旁例

以為晉國之憂況于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于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于朝有賜于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于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于天下之國七十有四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頓令袒免以外母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于古矣何其野于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闢時人以服為斷之說而引古采地之傳及于無窮者以折之

當時減省宗祿之議賢者不免獨先生所議能如此賢于人遠

矣○薄骨肉之恩者謂服盡則祿位當絕敦親愛之誼者服雖盡而恩澤必至于無窮然不得古者世食采地一節爲案據何以服澆薄者之心而杜其口耶經術之貴卽此具見

#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敎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敎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敎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敎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廼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敎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況于師者何爲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

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于禁中者肯以待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廼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于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于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

闢坐講又破的

非以是為尊師之道也且禮于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于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于亥唐

不近人情之人未有不入于妄

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備考** 師道坐講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御史中丞呂誨將入對學士司馬光相遇並行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驕蹇陰賊今畧疏其十事初托疾及除知江寧乃從命一也小官則避重任不辭二也侍講侍讀請坐自尊三也

藥石之言未審當日見之怒耶喜耶拒耶受耶爾時介甫位未高曾王之交方密必子固力阻不從而著議以解其惑者○文鈔評此議爲伊川發余按伊川爭坐講在元祐朝南豐以元豐

六年不及見元祐之治以卒弗合明矣豈一坐講也介甫爭之于前伊川又爭之于後乎要當以南豐此議為正

## 救灾議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

待粟而食則四民失業而縣官又有難辦之憂利害瞭若指掌其文即雜之晁董間無以辨也

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

不惟失業抑又失居

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

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

慮患無已

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慮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于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

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于未然，銷之于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

二照前

況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于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于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

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于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悅于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于可爲之時消患于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

愷切

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國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于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于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等所

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狀滕序蔚然
西京之醇茂

進太祖皇帝總敘 并進狀

臣謨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燿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本推功必始于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緜湯上至于契周詩生民清廟本于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材爲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才大略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由興無前之烈宜明白

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
行事撥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陳臣內自
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
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
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羣臣所能望如賜裁定
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紕繆存其可采繫于太祖本紀篇末以為
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幸
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候勑旨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于失天下五代

次第鋪張不立間架最近古

愛民第一條

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謬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儆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厲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于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巳逋欠滌煩苛賙乏絕雪冤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

體臣第一

優待諸國

輒蔬食請禱欲移災于已其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于人之周也如此卽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强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廼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賑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

國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
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救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
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
出入以其故士附鬭者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
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
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
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于孝友有天下
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
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于粵蜀以奢侈爲戒思

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兼覽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邊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于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字內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于後世皆可爲法民于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

天與人歸結斷不苟更于

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心腹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懷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袵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粤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阯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于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于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

舍子傳弟見天下不足繫其心蓋順天應人帝王革命之所同也舍子傳弟太祖之所獨也由其同推其獨巍巍乎躋太祖于殷湯周武之上矣

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

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彊。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逾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溺于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于大計以蜀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

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于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寄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于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結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于漢祖太平之業施于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

原事寔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宋太祖天錫智勇盛德大度于此序亦見一斑然雄渾深厚稍遜漢人而末與漢祖絜長較短處尤似不必

##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敎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于其間者

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敎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于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于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于斷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于中國一切不異于周之末世其獘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

斷制陸下

操縱

聖人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楊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于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諸序雅健曾文上腴○董江都謂今天下户異說人殊論愚以

爲諸不在六藝之科者勿使並進云云此序全倣其意

#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于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

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
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
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
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
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
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
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
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
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

○自○淺○入○深○

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于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非獨士大夫也寒士之家之[illegible]之以奢自累者可勝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于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

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于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其端云編校館閣書籍臣曾鞏序

輯評王遵岩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唐荊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茅鹿門曰子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往往非韓柳歐所及見

深探經術懸爲日月不刊之書

#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讎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于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于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

魯兩生眞迂儒也必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則禮樂

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于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

之崩壞也固宜

合于用則寧至于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

所謂敢于殺人不敢于生人也

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于爲法以禦之故法至于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未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旣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桴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

禮不及民此弊最甚節或

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于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于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于上而

有所開導如鄉飲酒讀法之類而百姓目爲其文有所禁切如服飾侈僭之類而有司又不加督察如禮何

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禮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于耳目況于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則繁于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愛其禮之存況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故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禮時爲上屢變其法而不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眞名言也荀卿曰法後王而司馬氏釋之曰謂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居今而談行井田行封建議非不高亦嘗計及可行否

乎知不可行而言之不如無言也不知其不可行而言之且將
作而行之其僨潰決裂吾不能測其所至矣此序得之蓋皆曾
王平日往復講究而卓卓有見者○梁書序覘昌黎原道何如
十不及一徒爲南宋婆舌開先删之

迎間而入

#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

鐵判

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

戰國策晚周史也史固當存即其文亦不得而廢也愚嘗謂文章莫雜于晚周亦莫盛于晚周術道有孟子言禮有荀卿縱橫則有戰國策詭誕有莊子莊子且猶不可廢何況戰國策

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

存者十篇校編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以孔孟抑子政子政固雖然受之而不辭而論戰國游士之害尤切中

# 陳書目錄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三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于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

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于任使恭儉愛人則其

始之所以興惑于邪臣溺于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
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于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
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于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
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
于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
動其心者亦不絕于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于善矣蓋古人之所
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
于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
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于天下列于學

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序陳書而慨想其安貧樂義之士取人之周也尚友之廣也學
者所當法也

## 南齊書目錄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揜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

伏司馬遷已下

伏二代史臣

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

周時史佚固
[illegible]十亂次一

何人若二典所採筆必夔龍之徒是文出史佚上矣

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通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

情而見之于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于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于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耶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

豈可忽哉

應前

史白陳壽以降求一才如宋子京者不可得況遷固耶子固序
南齊書直以二典責蕭子顯雖至迂至愚亦不出此要以發其
胸中史學而已讀者不可不知

#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于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于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于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于道德之要而不牽于俗至于治心養性去就語

默之際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況至于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蓺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于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讀其書考其節偉長固曹魏之鳳鸞而予固亦可謂知古人乎

千百年以下者矣

#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往往有不當于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

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于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于世至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于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于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

抑極忽揚

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于詭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枉已而爲之得非斥其淮南秘術一事乎然此是中壘少年事若其他出處不合乎道者少矣一結餘波翻屬正論要非曾文之至者

# 先大夫集後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淸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于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于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于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

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
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
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于太宗自光
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
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
西經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
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
也而公于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
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

評 歸美天子最得體頓挫沉鬱子長復生

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脩人事反復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

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予名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致堯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

勇言得失是主句先舉大意後列條件而仕路齟齬悉歸咎于大臣能受盡言獨歸美于天子精思極揣曾序第一

#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戸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别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于其後卒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于人事之情偽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

休養元元至于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無窮也公爲人溫

民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

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

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誌銘云

宋至熙寧而公議廢斥無一足存揚厲神宗義猶魚藻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濵漕渠西屬

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
溉田九千頃而已（折筆解）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
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
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
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
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
所謂湖高于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
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
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

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

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柱石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于城中之

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壞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曰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曰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于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杖

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于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廪之需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逮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于承

○結○斷○其○所○由○然○

乎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語言氣力往（猶首之態）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易至之責）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感慨）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何知其所以然乎今謂

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于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于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

又破二說然後收衆說而兼用之

世間本無奇策善用衆策即奇策矣不獨復湖一事

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

然也

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于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于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備考** 越州今紹興府 鄭國韓欲疲秦無令東伐使鄭國說秦開渠三百里溉田 西門豹魏賢臣引漳水溉鄴

淤湖爲田一强力太守能禁之譊譊乃爾信乎議論多成功少也序章法筆力極可玩

##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

宋人直以別敍爲薦章

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義視其歸仕于王朝而欲其不久于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于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于川窮山阻僻絶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復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于外也十月日序

士大夫仕于宋可謂幸矣其在館閣之選者尤幸且榮此序亦

可想見大都矣

# 齊州雜詩序

齊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于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于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羣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于時號難治予之疲駑來為是州除其姦强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未期囹圄多空而枹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與其士大夫及四方之賓客以其暇日時遊後園或長軒遠榭登覽之觀屬思千里或芙蕖芰荷湖波渺然從舟上下雖病不飲酒而間為小詩以娛情寫物亦拙者之適也通儒大人或與予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鄆二學士又從而和之士之喜文

火第

善政在此

急遞賦詩

辭者亦繼爲此作總之凡若干篇豈得以予文之陋而使夫宗工秀人雄放瓌絶可喜之辭不大傳于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巳丑序

足見公吏治之優誰謂政事不如文學耶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廼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于里人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

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然則若予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幷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正論轉前山鳴劍躍

辭若發攄憤懣要其歸莫非垂世立教之言升韓吏部之堂而入于室亦會文之至者

## 送江任序

〇二〇句〇領〇起〇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𧌒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

宋州縣遷除太速导率天下之吏而路也

形容工妙備寫近闕之樂

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
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
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
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奥道途所次升
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于耳目口鼻百體
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
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
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
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

慮致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壠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于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于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序

前面直是兩扇文字○吏治莫盛于漢而漢法尤合乎人情以郡人典郡守者不可勝數也唐宋亦然至明始稍稍焉以私疑之越省命官猜防愈深吏治愈不古若矣奚益耶

## 送趙宏序

荊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予接，聞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冀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

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邪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子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勝賊者暴彰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邪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書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邪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太中咸通之間

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于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稱書以諗亦猶良醫之用古方也民蠻變擾只有撫法先生見此至明

南豐先生全集錄卷一　終